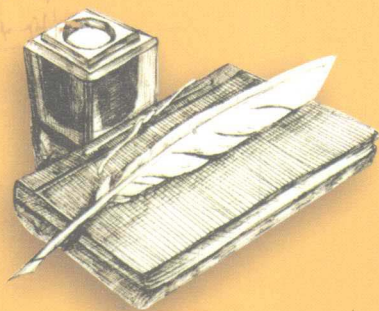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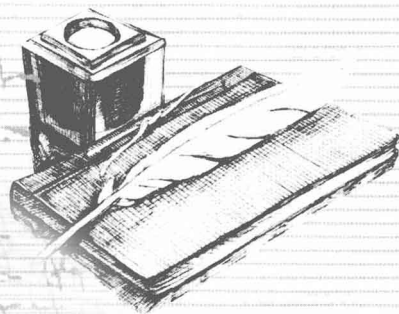
史学之魂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张广智◎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本书为国家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史学之魂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张广智◎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 张广智

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7- 309- 08113- 8

I. 史… II. 张…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IV. B08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5644 号

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张广智 主编

责任编辑 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43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 7- 309- 08113- 8/B·394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作者及分工



前 言 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导 论 张广智

第一章 张广智

第二章 张广智(第一节)

梁民慷(第二至第六节),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第三章 梁民慷(第一、三、四、五、六节)

王立端(第二节),福建三明学院政治法律系教授

第四章 周 兵,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第五章 王立端(第一节)

陈 新(第二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六章 王立端

第七章 朱本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特邀)

第八章 陈 新

第九章 张广智

第十章 朱政惠(第一至第三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邀)

张广智(第四节)

结 语 张广智

全书由主编张广智统稿

前言



当代中国,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解放,催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蓬勃之气,其势颇旺,“西马”研究热矣。在这当中,哲学先行,文学亦盛,而史学研究却是明显的滞后。

然而,新世纪伊始,从中央到地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主管部门,都力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并设置了相关课题招标,本书主编以西方史学史专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初学的双重身份投标,于2003年竟一举中的,旋即组织本系、上海及上海之外的这方面专家,合力攻关,积八年之辛劳,终于完成了研究任务。

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19世纪40年代,如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1845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史观时算起,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迄今已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这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是很短暂的,但不容置疑的是,关于它的起源与繁衍、它的传播与变异、它的危机与前景,却为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和凝重的历史篇章。因此,对于这一时段的史学发展史,应当引起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代世界发生深刻的变革,世界史学也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其生长繁荣的气候和土壤,于是在西欧北美地区呈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并以其史学业绩彰显自身特点,风行于国际史坛,也为当代色彩斑斓的西方史学抹上了一片亮色,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

本书名为《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正题“史学之魂”,其实并无深意。在这里,“魂”者,崇高精神之谓也。历史学家对史学真谛之追求,志存高远,锲而不舍,那种执著,那种信念,不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吗?以此观照本书中所出现的爱德华·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史学思想,称其为“史学之





魂”，想必也是实至名归吧。其实，我们的一个朴素想法，只是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一点研究（如副题所示），为后来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探路而已。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生与发展、成就与特点、方法与问题；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现当代西方新史学（亦即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在两者相互牵缠与交互的过程中，显示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个性与时代品格；它有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切有益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为当代中国新史学大厦添砖加瓦。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推进学科建设。深入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于我们推进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二级学科）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无论对促进西方史学史还是中国史学史，抑或促使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这样一个单独的学科，都是紧密关联的。进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属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研究的发展，也不无意义，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不可或缺的。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具体说来，或许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时代变革，亦即二战前后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迁，尤其是与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两大对立阵营的相峙）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直接的关联；二是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变革，尤其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流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的动荡，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有关；三是史学自身的变革，尤其与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其离不开西方的社会实践，故与同时代的西方新史学相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许可以与西方新史学同属一个范畴。

不过，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我们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整体上来看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过，作为一种新学派，人们确实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经典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脉络相互承接的传统本性，也有张扬个性特征的时代品格，昭示出一种新的史学发展趋向。总之，“西马亦马”，归根结底，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类型。

关于《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一书，有以下一些问题先在这里稍作说明。

其一，关于“时段”。从时间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溯源至20世纪上半期，或许可以从20年代初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算起，乃至更早



一些,但在我们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渐成气候产生更大的影响,当在二战后。因此本书的写作,以二战后迄今约五六十年间的时间长度为计量,这颇能符合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说的“中时段”含义,我们也正可借此揭示这五六十年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变化的“情势”。文中多以“当代”或更宽泛的“现当代”来指称这一时段,当然会有“回溯”,但重点在“当代”。

其二,关于“西方”。从空间来说,本书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地区诸国,依序写作的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美国和加拿大;从阶级含义而言,主要写了西方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倘文中提及“国外”,所指也大多局限于此。其实,“国外(或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词语的内涵与外延,要比本书开阔得多,但一为我们的学力所限(对现当代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尤其是英国关注较多,而对其他地区或国家,关注甚少,所知也甚少);另一为与原项目课题所设定的“边界”(“西方”)有关,故也只能如此了。

其三,关于“史学思想”。这是本书的“关键词”,对此,学界所见,不尽相同,这当然是很正常的。我们在本书中,将“史学思想”放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有时差不多等同“史学”。如说“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与“爱德华·汤普森史学”同义。具体而言,我们以为,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大体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科学、史学方法论等,但在这几者中,应当突出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因为它是历史学的灵魂。当然,确定史学思想的“边界”,颇具难度,我们在这里设定的“工作定义”为:它应当论及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通常用“历史观”来表述;还应当论及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身的认识,通常用“史学理论”(狭义的,广义的史学理论它还可以包括前述历史观)来表述。概言之,历史学家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与解释,应当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也应当是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总之,我们要尽力展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世界”,他们的认知与探索,他们的睿智与困惑;尽力揭示他们是如何去表现这多彩多姿的“历史世界”的,他们的撰史旨趣,他们的叙述方式等,亦即他们的“史学观念”。

有一点也需要说明:本书在使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术语时,多有界定,如“经典的”(或“传统的”)、“西方的”或“斯大林式的”等,不一而足。倘前未有限定,语意多指我们当今通常的含义,换言之,即为“经典的”或“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就目前的情况而论,从总体上国内学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所见到的成果仅限于西方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等)的个案介绍,研究性成果甚少,遑论对当代西



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整体性的综合研究了。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多,综合性的著作除哈维·凯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概论》一书外,亦暂付阙如。事实上,西方学者的学术路数大多崇尚锱铢之学,而不屑于概论方面作品的写作。

但在我们看来,历史学的研究,既要探幽索微,做个案的剖析,进行专题的求证;又要概括综合,做综合性的阐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同时把这两者,即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方能使历史研究走向深入,这当然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追求。我们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倘若本书能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了解,并能收到“管中窥豹”之效,我们就感到很满足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作为本书的主编,令我最高兴的是,本书是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的集体奉献。历尽坎坷、而又不不断求真谛的“中西马”(国学、西学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专家朱本源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朱政惠教授与我大体可归之中年一代,余皆为年轻人。正因为有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催生了本书,为本书的最后完成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一个重要但又为之不易的课题,不说别的,就说它的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就足以令人困惑和难以驾驭,遑论要对它作出系统而又缜密的结论了。然而,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工作是中国历史学的开拓性研究,尤其是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填补空白的时候,顿时会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工作,力争有所作为。于是,艰辛也就化为了动力,难度也成了要攻克的目标。我们所作的工作虽然不能视为“白手起家”,但前人在这方面毕竟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东西,我们的研究如“学步邯郸”,一步一个脚印,在摸索中前行。总之,我们的研究,既称不上是宽广,也不能说是深入,因此本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初探”。出版这本小书,是我们对国家社科和上海社科规划的双重汇报和交待,也是把我们这些初步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以求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这是我们的职责之所在,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参与研究的诸位同仁(特邀的两位先生除外),虽非全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家(其实,能称得上这方面专家的,在国内可谓是凤毛麟角),但都有研究西方史学的学术背景,且各有学术积累。的确,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性研究需要合力,需要联络各学科的人才攻坚,方能有所作为。当然,本书在谋篇布局、点面兼顾乃至落墨轻重等方面,尚存在不少缺陷,谨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以便进一步修改,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本子呈现于世。倘如是,就是我们最大的期盼了。

目 录



前 言 001

导 论 001

- 一、重大的学术课题 001
- 二、中外学界的研究情况 004
- 三、研究思路 012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及其传承 015

-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 015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传播(19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纪初) 024
- 三、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俄国十月革命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038

第二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 045

- 一、新流派勃兴的双重原因 045
- 二、时代变革与史学发展的脉络 047
- 三、西方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052
- 四、社会政治变革、学术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055
- 五、西方学术新潮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059
- 六、传统史学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063

第三章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069

- 一、概览 069
- 二、爱德华·汤普森 075
- 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086
- 四、克里斯托弗·希尔 100
- 五、罗德尼·希尔顿 110
- 六、雷蒙德·威廉斯 125

第四章 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35

- 一、概览 135
- 二、饶勒斯和马迪厄 136
- 三、勒费弗尔 145
- 四、索布尔 153
- 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变化 159

第五章 德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66

- 一、二战后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66
- 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78

第六章 美国和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84

- 一、概览 184
- 二、美国和加拿大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95
- 三、工人阶级史和黑人奴隶制史研究 219
- 四、美国和加拿大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 230
- 五、美国和加拿大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联性 234

第七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238

- 一、关于历史过程理论 238
- 二、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 250

三、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260

第八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念 266

- 一、在反思中开拓 267
- 二、在历史认识中探索 270
- 三、在史学实践中求知 276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 278

- 一、马克思与西方史学 278
- 二、从对抗到对话 287
- 三、“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 285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 292

- 一、在曲折反复中发展 292
- 二、海外学界的关注 296
- 三、新的发展机遇期 302
- 四、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 306

结 语 312

后 记 317

导 论



一、重大的学术课题

如“前言”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这里,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论述。

有道是,有比较才有鉴别。换言之,只有通过比较,方能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加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轴,在它的比较坐标对象中就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下,我们将通过这样的视角,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所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是马克思(还有恩格斯)所奠定的史学体系。一百六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恰如一根链条,相互衔接,上下赓继,难以割舍。一方面,我们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马克思对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深刻影响,如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arnest Hobsbawm, 1917— ,又译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的:“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在历史编纂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则是很重要的。”^①又说:“马克思仍然是任何较为规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迄今为止——他是唯一在方法学上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阐述,并设想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



^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克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的整个过程的学者。”^①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具体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逝世后一百年间,马克思对历史研究的具体影响,他认为:当今,马克思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学系中的影响比五十年前要大得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产不是对历史唯一正确的解释,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元化;当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可能从其他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中孤立出来^②。从霍布斯鲍姆的这些言论与归纳中,人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为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从这种影响中,可以察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了解与认识。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现当代西方新史学。这里所说的现当代西方新史学,如果从阶级性范畴来说,实际上指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正是从这两者的碰撞与对话中,凸显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它的个性与它的品格)。享誉世界的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当然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个史学流派。显而易见的是,年鉴学派并不认同甚至排斥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常用的“生产分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而早期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在与前者的不断论战中,力图维护与发展这些基础理论。但这并不妨碍两者之间的交流,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年鉴派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如论者所云:“事实上,法国当代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潮流,它与各种史学潮流保持着对话与合作。因而在总体上,我们可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新史学的一部分。”^③上述这些,正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不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联中,不难看出只有了解与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深入分析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短长得失、优劣利弊,反之亦然,因为在西方,能视而不见它们两者之间那种难以割舍的思想联系吗?两者对话的渠道是畅通的,但也不能由此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西方新史学)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矛盾与对立,这些也是我们需要了

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克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4页。

② 同上书,第195—197页。

③ 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页。



解与加深认识的。唯其如此,才能深化我们的西方史学史尤其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的研究。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发展与开拓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20世纪20年代初创,它的发展经过了曲折坎坷的历程;自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又以蓬勃的发展势头,显示了它的生命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证明,采取那种“唯我独尊”的傲然态度,一概排斥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一概排斥域外(主要为西方)的新史学,乃至一概摒弃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实上使我们吃了大亏,走了不少弯路。例如,就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在那些“唯我独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那里,总把前者视为异己,并以教条化或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眼光来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它们阐发的一些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识见,视之为“离经叛道”,如批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年)为含有贬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历史与现实都启示着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发展与开拓创新,要借助历史的智慧,这就需要我们中国的传统史学中汲取养分,也需要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里获得智慧;借鉴域外的经验,一是西方新史学,另一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域外只能作为众多学派中的一个而存在。但是,在艰苦环境中,他们仍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如霍布斯鲍姆就公开声言:“就我个人而言,并不想放弃历史唯物主义。”^①爱德华·汤普森在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中也明确地表示“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②。对此,我们除了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外,还应当吸收他们史学理念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自下而上”历史观的新取向、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敢于革新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对社会与时代的现实关怀等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而这些,不正是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史学史工作者进一步提升自己素养,更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就我所知,在中国学界(主要为高等院校历史系)的史学史课程,一般都开有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的课程,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

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96页。

② 见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并设有单独设课,通常是把它分别安插在西方史学史一课中,如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插在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部分,把现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插在二战后的西方史学部分,如此一来,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诞生以来迄至当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似乎成了西方史学史的“附庸”,这很难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内涵,当然也不能完整地显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和史学特征。我们以为,就其学科性质而言,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都属于史学史的范畴,是世界史学史的三个各有其自身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西方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则是研究从马克思至当下的霍布斯鲍姆,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至爱德华·汤普森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观,从偏于欧洲一隅的新史学至形成世界性的燎原之火,其内容丰富,色彩斑斓。总之,它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如此说来,它的学科价值重要,它的现实意义不凡。中国的史学史工作者为提升自己的学术素养,应当改变现状,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还其应有的学科地位。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便可望成为我们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二、中外学界的研究情况

(一)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起步虽较迟,但近年来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

首先要提及的是译介。译介是研究的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作的中译本,近年不断出版,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中尤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品的中译本出版较早也较多,如埃里克·霍布斯姆的《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19 世纪“三部曲”)和《极端的年代》(以上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 1999 年出版)、《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等。此外,还有一些国外



学者的论文也译成中文^①,常为学界所引用。总之,这为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创造了前提。但从总体上而言,这方面工作还可深掘,做出更多的业绩。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览性介绍,在若干通论性的作品中多有涉及,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豫的《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徐浩、侯建新合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广智、张广勇合著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更为可观^②,它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介绍和评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以英国为中心体现出来,因而国内学界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关于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关注的史学理念是它的“自下向上看”,这一史学理论又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来实现的^③;重视阶级和阶级意识,并对它作出了新的解读,如关注爱德华·汤普森对阶级含义及其形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的

- ① 如松村高夫:《英国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沃尔冈·屈特勒:《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叙事体”史学》,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等。
- ② 如沈汉:《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希尔与英国革命史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1期;《评爱德华·汤普森的新作〈民众的习惯〉》,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姜芃:《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和历史命运》,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徐浩:《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的变迁》,载《学术与探索》1991年第2期;《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载《学术与探索》1993年第6期;《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6期;程汉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特征》,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弘扬于国际史坛——记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钱乘旦:《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刘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演变趋势》,载《社会科学评论》(西安)1987年第9期;《E·P·汤普森阶级理论述评》,载《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等。
- ③ 参见姜芃:《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徐浩:《弘扬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辨析》,载《学习和探索》1993年第6期。



研究^①；否认粗俗的阶级斗争决定论和粗俗的物质基础决定论^②；确立了一套新社会史的理论^③。总之，多聚焦在史学思想上，延伸开来看，其他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大体如此。

就整体而言，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大致是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索的，并就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1.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条件

张广智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勃兴，尤其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其成长繁茂的气候和土壤^④。对此，国内学者多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为例展开论述，在这方面尤以梁民愆的探讨最有成绩，他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⑤、《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理论渊源和文化研究传统的双重考察》^⑥等文中颇多见地，在此不赘。

2. 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区分，诸说不一。

张芝联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⑦。在这里，张氏显然以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区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

徐浩则借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伏维尔的话，认为两者之区分要看他们如何分析和解释各层次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既照应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如何，又考察其在学术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及基本理论^⑧。

① 参见沈汉：《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姜芑：《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② 参见庞卓恒：《让马克思主义史学弘扬于国际史坛——记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③ 参见姜芑：《霍布斯鲍姆与社会史》，载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徐志勇：《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概述》，载《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10期。

④ 张广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继承中的几个问题》，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

⑤ 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⑥ 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⑦ 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

⑧ 徐浩：《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进》，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6期。